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六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弟舉人古江馬[illegible]仲陽校

五變第四十六

末節有五變之紀，故名篇。大義見末節下。

黃帝問于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為風腫汗出，或為消癉，或為寒熱，或為留痹，或為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上声）。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為（去声）人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

之。

此言人之感邪同而病否異者，非天之有私，而人有避不避之異也。

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斲材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

卒然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杌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于人乎黃帝曰以人應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為病也

此總言人之感邪成病者亦以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也帝問一時遇風同時得病而病有各異除不病者言也少俞言人之所以感于邪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耳試觀一木之中尚有堅脆故匠人斵削者有斧斤之所不能入蓋以堅者必剛也有斧斤所加而

木皮卽脆者蠹以疏者必脆也不惟一木堅脆不同凡木生之皮有厚薄汁有多少者寧能同哉是以木之有花與葉而猝發先生者不惟四時之難歷也遇春霜烈風亦花落而葉萎矣木之質脆皮厚者遇久曝大旱亦枝枯而葉萎矣木之皮薄汁多者遇久陰淫雨亦皮潰而漉矣[illegible]時或有卒風暴起則不分剛脆之木亦枝折而枝傷矣時逢秋霜疾風則不分剛脆之木亦根搖而葉落矣凡此五者尚爲風所傷況于人乎然以人應木者正以木之所傷皆傷其枝枝有堅脆而堅者不至于有傷蠹必先傷其枝而後皮汁漸傷也人有常病於

風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而後新入于府藏耳何以異于木之先傷其枝者哉

黄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肉不堅腠理踈則善病風黄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荅曰膕肉不堅而無分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緻者腠理踈此言其渾然者理者之理當作衍

此承上文而言善病風厥者以其腠理之踈也素問陰陽別論評熱病論篇皆有風厥素問瘧論及本經逆順篇皆言無刺漉漉之汗則風厥者其汗必漉漉然也少俞言肉不堅則腠理必踈焉能病風然所以驗其肉之

不堅者。唯腓腸之上膝後曲處為膕。乃委中穴所在也。
其肉不堅。而無分理者其理必粗。粗理而皮不緻則
一身之腠理必疎。所以善病風厥也。此乃言其肉之厚
然者則皮必密理不疎。尚何病風之有。

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癉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藏皆柔
弱者。善病消癉。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
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
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
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胸中畜積血
氣逆留髖皮充肌血脈不行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膚故為

消癉。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消癉者。以其心則剛強。而五藏與肌肉則柔弱也。消癉者。多饑渴。而肉瘦。癉則內熱也。少俞言此人者。五藏柔弱。心則剛強。剛強多怒。五藏柔弱則易傷耳。何也。正以其皮膚薄。肌肉甚弱。其目堅固以深。其人甚剛。有長衝直揚之勢。故心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血為之積。生氣通天論云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 氣為之畜。皮膚肌肉為之充塞。而血脈不能通。所以蒸而為熱。熱則消肌膚。而消癉之病成矣

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小骨弱肉

者皆病寒熱。黄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脆、色之不一也？少俞荅曰：顴骨者，骨之本也。顴大則骨大，顴小則骨小。皮膚薄而其肉無䐃，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汙然獨異，此其候也。然後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病寒熱也。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寒熱者，以其骨小肉弱，色濁髓枯也。蓋欲知骨小，必驗顴骨。顴骨者，目下高骨，乃骨之本也。即顴有大小，而周身之骨大小可驗，則骨小者所以易病寒熱也。欲知肉弱，必驗周身之肉與兩手之臂。今皮膚既薄而其肉無䐃，無䐃者，肉無分理也。其臂懦懦

然而弱則肉弱者。所以易病寒熱也。面有天地人三部
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汙然甚濁獨異于上中二
部。則色濁者。所以易病寒熱也。欲知髓之處滿。又驗臂
之厚薄。故臂薄者其骨必小。其髓不滿。惟髓不滿則腦
爲髓之府。凡風池風府。內通于腦而邪易入之所以易
病寒熱也

黄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少俞荅曰。粗理而肉不堅
者。善病痺。黄帝曰。痺之高下有處乎。少俞荅曰。欲知其高
下者。各視其部。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痺者。其人理粗肉脆。而痺之所成

其高下各視乎分部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稸積留止大聚乃起。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腸中積聚者以其腸胃之惡也惡者猶俗云不好也蓋欲知腸胃之惡必驗之皮膚之薄而不潤澤不潤澤者無血也其肉不堅而反為淖澤淖澤者推之則移也如此則其在內之腸胃必惡惡則風寒暑濕之邪氣留止積聚以傷腸胃其衣食寒煖又不以次所以

邪氣漸至而稸積留止至于大聚從此而日成矣詳見[illegible]

百病始生篇

第六十六

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答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此承上文而言所以成病之時當明五變之紀也按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暑燥濕風火臨御之化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即如太陽之政乃辰戌之紀也其年爲太陽司天太陰在泉有勝復民病其初主氣自厥陰以至太陽固

氣所易其客氣自少陽以至太陽加于其上民病隨時而生故時高則病起時下則病殆時高者方臨之時也時下者勝者復而復者又勝也蓋邪如為起病危為殆耳雖脉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且其因形而生病如木形之人而病于戊癸之年乃五運以為五變之紀也即辰戌之紀餘歲可推矣大義詳見六元正紀大論中

本藏第四十七

內推本藏府吉凶書要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經脉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

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脉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脉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也無愚智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

卒音猝

恐然猶不免于病何也願聞其故歧伯曰窘乎哉問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連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藏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

此詳言人之易感於邪者以藏府之有善惡吉凶也善惡以體言吉凶以病言下文正詳言之

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于邪心高則滿于肺中悗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于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癉熱

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此言心有善惡吉凶也心之小者則安外邪弗之能傷但內有所憂則易傷耳蓋心小者必多憂所以憂易傷之也若心大則憂不能傷而外邪反易傷之矣　心之高者則心之上爲肺當滿于肺中肺與心相着乃多煩悶而心竅不通必爲徙忘及難以善言開之也若心下則易傷于寒及易以言恐之矣　心之堅者則藏安守固凡外邪不能入內憂不能恐若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多內傷之病矣　心之端正者則和利難傷凡外邪人言皆不能傷若心偏傾則其人操守不一無所守司

由此觀之則心宜不大不小不高不下堅而不脆正而不偏斯謂之善也而可以免凶病矣下文肺肝脾腎亦猶是耳。

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痺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肩息欬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

此言肺有善惡吉凶也肺之高者則病上氣欬肩而息及為欬嗽消癉者消渴而癉熱也

肝小則藏安無脇下之病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

中。且脇下痛。肝高。則上支賁切。脇悗。為息賁。肝下。則逼胃。脇下空。脇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脇下痛也。悗同悶

此言肝有善惡吉凶也。肝之高者。則其經脉所行。及所謂支別者。上奔迫切脇下。多悶。當為息賁之證。按素問刺禁論云肝生于左。至真要大論王注言肝居下左。則肝生于下胃當在上。何為能下逼于胃。意者在左為肝在右為脾。肝與脾並。故可以言下逼于胃也。則王氏言肝生下左者繆矣。

脾小。則藏安。難傷于邪也。脾大。則苦湊䏚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䏚引季脇而痛。脾下。則下加于大腸。下加于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脾

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胁音眇

此言脾有善惡吉凶也眇脇下軟肉處也

腎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邪腎高則苦背膂痛不可以俛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俛仰為狐疝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尻音敲腰骨

此言腎有善惡吉凶也

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也

此結言五藏二十五異者人之苦于常病也二十五異者曰小大曰高下曰堅脆曰端正曰偏傾也五藏則爲

二十有五叅

黄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𩨗骭者。心高。𩨗骭小短舉者。心下。𩨗骭長者。心下堅。𩨗骭弱小以薄者。心脆。𩨗骭直下不舉者。心端正。𩨗骭倚一方者。心偏傾也。𩨗音結 骭音干

此言欲知心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𩨗骭也。𩨗骭者。胸下蔽骨也。

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脇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脇偏疏者。肺偏傾也。疏一作竦

此言欲知肺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即可得所服喉胸之類也

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胸反骹者肝高合脇兎骹者肝下胸脇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骹音交

此言欲知肝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骨骹胸腹之類也

黄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脣者脾高脣下縱者脾下脣堅者脾堅脣大而不堅者脾脆脣上下好者脾端正脣偏舉者脾偏傾也

此言欲知脾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唇也。

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好去声

此言欲知腎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耳也。

凡此諸變者。持則安。减則病也。

此結言上文二十五異者。善于持守則安。而持守之功减則不免于病也。

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下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减也。甚寒大熱。不能

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于病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燋心大愁憂五藏皆大者緩于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于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爲人平反覆言語也

此言人有病有不病者以五藏之有善惡吉凶也

黄帝曰願聞六府之應岐伯荅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脉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合胃

胃者肉䐃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

此言五藏與六府相合而亦有知六府之法也腎合三焦膀胱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也

黄帝曰應之柰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裹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

此言欲知大腸當驗之皮也

心應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脉緩脉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脉皆多紆屈者小腸結

此言欲知小腸當驗之脉而脉又當驗之于皮也。

脾應肉。肉䐃堅大者胃厚。肉䐃麽者胃薄。肉䐃小而麽者胃不堅。肉䐃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脘約不利。肉䐃不堅者胃緩。肉䐃無小裹累者胃急。肉䐃多少裹累者胃結。胃結者上脘約不利也。脘音管 称去声

此言欲知胃者當驗之肉䐃也

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惡色黑多紋者膽結也。

此言欲知膽者。當驗之爪也。

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疎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

此言欲知三焦膀胱者。當驗之皮膚腠理也。三焦爲右腎之府。膀胱爲左腎之府。觀三焦有厚薄緩急直結。則分明有形者也。後世難經以爲有名無形者。葢未考此故耳。若營衛生會篇之三焦。則居于前者。果有名而無形也。按三因方云。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中出。夾脊而上貫于腦。有形可見。有一舉子徐遁。少嘗醫療病有精思。曰齊嘗大饑。群丐相臠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脉全。見右腎之下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此正所謂三焦也。觀此。則三焦有形昭昭矣

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答曰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

此言視其外之所應而可以知內之所病也

五藏六府總圖

禁服第四十八 服事也詳大推按篇有我言洩泄門 論脈有關格宜用之刺藥上故名禁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于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于意矣。外揣言渾束爲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于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于後世。絕于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于是也。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

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愼之愼之。吾爲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調其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不殆矣。凡刺之理六句見前經脈篇

此言凡刺之理。當有渾束爲一之妙。不過以經脈爲始而已。不惟用鍼用繫亦然編者。所以貫簡。故近則編絕。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久則簡垢。古人無紙以竹簡炙火去青書之故青之者簡而貫之諸稱外揣前卷篇名也。帝嘗謂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爲下。高不可爲蓋。大小高深以理言非鍼形也恍惚無窮。流溢無極。

而欲渾束為一。伯乃以至明為要進之。今雷公述而問之亦欲得渾束為一之方耳。帝念其齋宿之誠遂行割臂歃血之盟。乃以書而授之曰。凡刺之理其要道在于經脉為始而已。經脉者。本經第十篇名。乃十二經脉氣運行之經隧也。運其所行。言如上分其度量。本經有脉度篇五藏為裏。故内刺五藏。六府為表。故外刺六府。彼營氣者。陰氣也。既隨宗氣以運行于經隧之中。惟衛氣者。陽氣也。乃自行于皮膚分肉之間。故必審察衛氣。實為百病之母也。衛氣為百病之母其大表見素問生氣通天論也其百病有虛有實。節人迎寸口脉以知之。而正氣之虛則補。邪氣之實則瀉。則

虛者實實者虛而虛實自止矣又血絡者病之可見者也（前有血絡論）從而寫之候血去盡而病不殆矣

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爲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爲工不可以爲天下師

此言方成宜約而當以天下師自期也蓋約方猶之約囊囊滿而弗約則輸泄于外方成而弗約之則法雖在而無所主持故吾之神弗能與俱不可以愈病也（神之[illegible]義詳前病傳篇第二節之下）彼雷公雖以下材下工自謙不知帝之所以

望之者。爲天下師也。所謂天下師者。唯知經脉

耶。下文正詳言之。

雷公曰。願聞爲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

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

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此言寸口人迎之脉。各有所主。而合四時者。爲無病也。

寸口者。居右手寸部。即太淵穴。去魚際一寸。故曰寸口。

以其爲脉氣之所會。故又曰脉口。又曰氣口。寸口主中。

乃足手六陰經脉所見也。人迎者。居左手寸部。蓋人迎

乃足陽明胃經之穴名。而其脉則見于此。故即以人迎

稱之以胃為六府之先也。人迎主外，故左關為東為春，左寸為南為夏，所以謂左寸為外。凡足手六陽經之脉，必見于此。右寸為秋為西，右關為中央為長夏，其兩尺則為北為冬，所以謂右寸為內。凡足手六陰經之脉，必見于此。然寸口之脉在內而出于外，人迎之脉在外而入于內。即如人迎一動為足少陽膽經，寸口一動為足厥陰肝經，則肝與膽相為表裏，而一出一入，兩經本相應也。餘經表裏可以類推，見下文。故俱往俱來，若引繩齊等，而春夏之時，則人迎比寸口之脉為微大；秋冬之時，則寸口比人迎之脉為微大，乃為平和無病之人也。蓋曰微大，則

是平和之脉耳。

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為熱。虛則為寒。緊則為痛痺。代則乍甚乍間。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間去声數音朔

此言人迎大于寸口之脉可以驗足手六陽經之病。而

有治之之法也。人迎較寸口之脉大者一倍。則病在足少陽膽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少陽三焦經有病也。躁者。一倍之中。而有更躁之意。下文二倍三倍四倍。其躁可以意會。較寸口之脉大者二倍。則病在足太陽膀胱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太陽小腸經有病也。較寸口之脉大者三倍。則病在足陽明胃經。若三倍而躁。乃手陽明大腸經有病也。其各陽經之脉。盛則為熱。虛則為寒。脉緊則為痛痺。脉代則病為乍甚乍間。即下文之乍痛乍止也。然所以治之者。脉盛則分經以寫之。脉虛則分經以補之。脉緊為痛痺。則取其分肉之病在何經。脉代則取

其血絡使之出血。及飲藥以調之。脉陷下者。則血結于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炙之。若不盛不虛。則止以本經取之。如一盛寫膽以補肝。二盛寫膀胱以補腎之類。茲則取之于膽而不取之肝。取之膀胱而不取之腎之類也。或用鍼。或用灸。或用藥。止在本經而不求之他經。故名之曰經刺也。夫治法固已如此。及夫人迎之脉。大于寸口者四倍。且大且數。則陽脉甚盛。名曰溢陽。溢陽者爲外格。蓋格者。拒也。拒六陰脉于内。而使不得運于外也。其證當爲死不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蓋先病爲本。而後病爲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可也

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病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病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脉血絡于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寸口四部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

此言寸口大于人迎之脉。可以驗足手六陰經之病。而

有治之之法也寸口較人迎之脉大者一倍則病在足厥陰肝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厥陰心包絡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脉六者二倍則病在足少陰腎經若二倍而躁乃手少陰心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脉大者三倍則病在足太陰脾經若三倍而躁乃手太陰肺經有病也其各陰經之脉盛則為脹滿其胃中必寒而食亦不化虚則其中必熱而所出之糜亦不化且氣亦少溺色亦必變也脉緊則為痛痺脉代則爲乍痛乍止然所以治之者盛則分經以瀉之虚則分經以補之緊則取其痛痺之分肉在于何經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

血及飲藥以調之脈陷下者則徒灸之徒但也脈既陷下
則血結于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之若不盛不虛則
以本經取之或用藥或用鍼或用灸名之曰經刺也賤見
上節夫治法固已如此及夫寸口之脈大于人迎者四倍
且大且數則陰經甚盛名曰內關內關者閉六陽在外
而使之不得以入于內也其證當爲死不可治凡此者
必宜審按其本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可也
通其營輸乃可傳于大數大數曰盛則徒瀉之虛則徒補
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
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脈急則引脈大以弱則欲安

經用力無勞也。

此承上文而申言以叮嚀之。正約方之大衍數也。凡爲醫工者固以明經脉爲始。然必先明本紀本輸篇。如井滎輸經合之義。則經脉始可明也。遂可傳以大數。如上文盛則徒瀉之等云也。大數大義具本經終始篇。所謂盛則徒瀉之者。但瀉而無補也。虛則徒補之者。但補而無瀉也。緊則爲痛痺。或灸或刺或飲藥。三者可兼行也。脉陷下。則但灸之而已。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則取陽經者。不取陰經。取陰經者。不取陽經。此之謂經治。其飲藥灸刺三者。亦可兼行也。且其脉急者。可加導引之功。或脉大而弱

者。則當主于安靜雖有用力。不至大勞也。此乃入法之所在。即今方之要者。而外然揣渾束爲一之義盡矣。庶可以爲天下師。若未游而約之。則是不知經脉。而欲知術數也。僅足以爲工耳。豈非以下材自限者哉。所謂呼祈割臂歃血。而所言大衍數者如此。則醫門秘旨其在是矣。雖言用鍼之法。而用藥補寫。術猶是也。然則本輸經脉終始禁服諸篇。乃醫術中至寶。皆出乎後世家而不講。讀古如反故大扁哉。

五色第四十九 篇內有五色言病之義故名

雷公問于黃帝曰。五色獨决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

壽必中百歲此節大義與前五閱五使篇第二節相同

此言五色雖決于明堂而諸部亦宜廣大也五色獨決

于明堂五閱五使篇之言而公舉以問之也

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五藏安于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無辨乎惡音烏

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有辨也五閱五使篇有五官已辨之言而公亦舉以問之也鼻為明堂其骨貴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詳見第十一節六府挾其兩側詳下第一節

眉間為闕顏為庭故庭即首面所以上于闕庭也下極在兩目之間係心之部故曰王者所居之宮在于下極以心為君主之尊也惟五藏能安于胷中則其五色已致病色不見明堂之色自然清潤此五官之可辨也如此

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于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甚不死矣

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色可以辨病之死生也公以五色有不可辨者為疑帝言五官之色未有一不可辨者也

故五者之色各出其部分。其何部之骨陷者。必不免
病其何部之骨。不至陷下。而僅有五色相乘襲。汎臟病
甚。亦不至于死也。

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為痛。黃赤為熱。白為寒。
是為五官。

此正言五官之色見于何部。可以知其在中之病也。

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切
其脈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
其病益甚在外。其脈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沉而滑者。病
日損。其脈口滑以沉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脈滑盛以浮

者其病日進在外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易已小爲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于寒氣口盛堅者傷于食

此言病之間甚内外可即人迎脉口以知之也公以病之益甚方衰難知爲疑帝言人迎主外脉口主内外内皆在其病可得而知也切其脉口而滑脉兼小及緊以沉者其病當在中而爲益甚也　切其人迎而脉氣既大兼緊以浮者其病當在外而爲益甚也　然脉口不但脉滑兼小及緊以沉者爲益甚雖滑而帶浮者亦病必日進也　人迎不但脉大兼緊以浮者爲益甚若沉

而帶滑，則病可日減也。由此觀之，則脉口浮而帶滑者，病固日進，雖滑而帶沉者亦然。但其病在內，所謂一盛二盛三盛，乃六陰經之爲病也。義見前篇人迎必沉而帶滑者，幸得日損。若盛以浮者，必不能損而爲日進，但其病在外，所謂一盛二盛三盛，乃六陽經之爲病也。義見前篇不寧唯是，醫工用指以照之。傷寒論曰之者本此脉人迎與寸口。其脉氣或小或大相等者，則外感內傷，俱未盡藏其病爲難已也。然病在六陰，謂之在五藏也，必沉而大者，其病易已。蓋沉爲在內，大則有力也。若沉而帶小，則病之在藏者未已也。病在六陽，謂之在六府也，必浮而大者

其病易已。益浮為在外。大為易散也。何以知人迎之為外感也。惟其脈之盛而且堅。是必傷于寒者所致耳。何以知脈口之為內傷也。惟其脈亦盛而且堅。是必傷于食者所致耳。

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間甚。柰何。黃帝曰。其色麤以明。沉夭者為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于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于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

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

此言病之間甚內外可即色以知之而有治病之法也上文言以脉知病而此則公欲以色知病故亦言病之益甚者其色本粗以明而忽然沉夭不明者是也此色上行于面部之上則邪氣有升而無降病之方為益甚若其色乃降于面部之下如雲徹散則邪氣有降而無升病之所以方衰也 即此色各有五藏之分部有外部有內部其色從外部走於內部者病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部走外部者病必從內走外 所謂從內走外者即病生于內也內為陰經外為陽經當先治其陰後

治其陽若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則病反甚矣所謂從外走內者即病生于外也外為陽經內為陰經當先治其陽後治其陰若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則病反甚矣

此二段與素問標本病傳論靈樞病傳篇若合其亦同意除腹脹大小不利而合耳

既觀其色又觀其脉方為詳審其脉滑而帶大帶代帶長者皆陽脉也乃為病從外來其外證目有所妄見志有所妄恐乃陽氣之并于外也即當先治其陽後治其陰使之變焉而病已矣即此而推則其脉濇而帶小帶代帶短者皆陰脉也乃為病從內來其內證目有所畏見志有所獨處乃陰氣之并于內也即當先治其陰後治其陽使之

變焉而病亦已矣

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濕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曰常候闕中薄澤爲風冲濁爲痺在地爲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

此言病有風有厥有痺者候之面部可知其病審之五色可分其藏也公以風爲百病之始病乃上部所感厥逆爲寒濕之起病乃下部所感何以別之爲問帝言欲知風與痺者常候闕中其色薄而潤澤病之感風者也若冲濁而不清則病之爲痺者耳至于冲濁之色見于地部面部下停則厥之爲病也蓋厥自足經而上逆者耳此

皆其常色可驗者若夫欲知五藏之分病則又以青爲肝以赤爲心以黄爲脾以白爲肺以黑爲腎各以其色而分五藏之風痺厥也

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黄帝曰大氣入于藏府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黄帝曰赤色出兩顴大如毋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于庭大如毋指必不病而卒死（卒猝同 毋拇同）

此言人有不病而卒死者有病雖小愈而卒死者有其由與其驗也蓋不病而卒死者以大邪之氣入于藏府也病雖小愈而卒死者以赤色出于兩顴大如毋指者

此其驗也。拇指大指也。然不病而卒死者，有黑色見于首面大如母指，此亦其所驗也。

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察色以言其時。雷公曰：善乎！願卒聞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

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能別左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故曰陰陽

此言五藏六府肢節之各有部分也。上文言庭者。顏也顏爲額中。而此以庭爲首面者。正以顏爲最上乃面之首耳上文言闕者兩眉間也。而此曰闕上者咽喉也以咽喉之部在眉間之上耳又曰闕中者肺也以闕之中即眉之間正爲肺之部耳下極鼻柱也在兩目之間五藏肺爲最高而肺下即心故曰下極者心也其心之直下者即鼻柱而下也爲肝之部肝之左即爲膽則在鼻

挾顴之間矣其肝之下爲脾方者鼻隧也面王者鼻之端也鼻隧之上即迎香之上爲胃胃之外爲大腸乃正顴之下大腸之外爲腎則大腸爲中央而胃與腎所以挾大腸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爲小腸面王以下爲膀胱子處此乃五藏六府之部也至于肢節亦各有部顴者所以應肩顴之後所以應臂臂之下所以應手又推而上之其目内眥之上所以應膺與乳也又推而下之頰外爲繩挾繩而上者所以應背循牙車以下所以應股其中央所以應膝膝之巳下所以應脛當脛巳下爲足其巨分者所以應股之裏巨屈者所以應膝臏

此又肢節之部分也。故當統而論之。自顏而下闕上。屬首咽喉之部分也。自闕中循鼻而下鼻端。屬肺心肝脾腎五藏之部分也。自目內眥挾鼻而下至承漿。屬脾胃大腸小腸膀胱六府之部分也。自顴而下頰。屬肩臂手之部分也。自牙車而斜下頤。屬股膝脛足之部分也。故第二節曰。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者。此也。是以見于面者。各有部分。惟其有此部分。則當知病在陽經。陰爲之裏。所以宜用陰以和陽也。病在陰經。陽爲之表。所以宜用陽以和陰也。如終始篇瀉膽補肝瀉肝補膽之意明此部分。斯有萬舉萬當之妙矣。又

能別其左右。是謂能知大道也。又能分別男女。是謂能於陰陽也。如下文所謂男子色在于面王者爲小腹。女子色見在于面王者爲膀胱子處之病者是也。

五藏六府見於面部之圖

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

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

男子色在于面王為小腹痛下為卵痛其圜直為莖痛高為本下為首狐疝㿗陰之屬女子色在于面王為膀胱子處之病

肢節見於面部之圖

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如是者壽

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臟六腑肢節之部也

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明堂潤澤以清

審察澤夭謂之良工。沉濁爲內浮澤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黃而膏潤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爲攣寒甚爲皮不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淺深察其澤夭以觀成敗察其散摶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于心以知往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麤沉夭爲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夭然川摶團 同相去声

此承上文而言審察部分之澤夭者可以悉知其病也。部分有潤澤者有夭寒者能審察之謂之良工其色爲沉爲濁病乃在藏故爲在內其色爲浮爲澤病乃在府故爲在外黃與赤者爲有風青與黑者爲有痛白者爲

有寒黃色而如膏之澤者爲有膿赤甚者爲有血然青黑雖爲痛而痛甚者又爲攣白者雖爲寒而寒甚者又爲皮膚之不仁。不仁者不知痛痒也此五色者各見于部分之中。必察其色之浮而可以知病之淺察其色之沉而可以知病之深察其色之澤而可以知功之成若夭則衰敗矣察其色之散而可以知病之近若搏聚則久矣視其色在上而可以知病于上若在下則病在下矣積神氣于已心而病之爲已往爲今病者皆能知之故相視氣色不能至于精微者不知病之爲是爲非惟屬意專心而無所搖奪則凡病之爲新爲故者洞然也

且何以知病之為甚其色貴于明若明不能[illegible]而反見沉夭者病之所以為甚也何以知病之不甚色雖貴于明澤然不明不澤而不至沉夭病之所以不甚也若此則沉夭者誠可慮耳。

其色散駒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也。

此承上文而言五色之散者其氣雖痛而聚則未成也駒駒然者色散如駒馬之逸也蓋聚之成否可即色之散聚以徵驗故知色散而未有所聚則其病尚散所痛者不過氣耳聚安得而成乎。

腎乘心心先病腎為應色皆如是。

此承上文而言病有先剋之色所以受尅者爲必病也上文言下極者心也心之色主赤故大腸者腎也腎之色主黑今下極之色黑乃腎之乘心也故心先受病以腎色來尅爲之應耳然不惟心被腎尅者爲然凡肝部見肺色脾部見肝色肺部見心色腎部見脾色及六府之相尅者皆如是法以推之耳。

男子色在于面王爲小腹痛下爲卵痛其圜直爲莖痛高爲本下爲首狐疝𤸇陰之屬也女子在于面王爲膀胱子處之病散爲痛摶爲聚方圓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胝爲淫有潤如膏狀爲暴食不潔圜同圓

此六部分之色當分男女以知其病也男子之色在于面王端鼻當為小腹痛其色見于面王之下當亦陰卵痛其色見于面王之下圓而且直當為莖垂痛凡色見于面部高者為本以男子屬陽陽在上也下者為首其色從上而之下似物之有首者向下而行故病在于內即如其色當如狐疝㿉陰之屬也女子之色在于面王當為膀胱經及姙子處之有病即胞絡宮也其氣色散者為痛而不至成聚若氣色摶聚不散則成聚而不止于痛然其聚之在內者或方或圓或左或右各如其外色之形耳若其色隨而下行至于尾骶則其病之在下者

[illegible]沃沃之物（詳問瘦論註之[illegible]）潤澤如膏之狀者在也不然暴食問即出不潔之物耳何也其下行之勢以[illegible]致也。

左爲左右爲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

此又言部分之色當分左右以知其邪也凡男女之色見于左者則病必在左見于右者則病必在右其色有邪氣或聚散而不端正一如其面色所指即可以知其病耳。

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赤大如榆莢在面王爲不日。

此又言五色各有別鄉其色粗者其病久也別者異也別鄉者即分部也所謂色者即青黑赤白黃之色皆端正盈滿各有分部假如心色主赤小腸亦赤其色如榆莢之大在于面王之部則是小腸有病非止于一日也

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

此又言五色上銳則上向下銳則下向而左右亦然也色者即上節五色也銳者氣色端尖銳也首空者即上文顏為庭庭者首面也今曰首空猶云腦空也

以五色命藏青為肝赤為心白為肺黃為脾黑為腎肝合筋心合脉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此又言五色屬于五藏，而五藏各有所合，以為外見之總訣也。蓋青色屬肝，而肝合于筋，故見其色之青者，即可以知其為筋之病也。餘藏倣此。

論勇第五十

內論勇怯之士忍痛不忍痛，故名篇。

黄帝問于少俞曰：有人于此，並行並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黄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黄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黄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

虚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虚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虚風也黄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于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虚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虚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于寒外内皆然乃病黄帝曰善。

此言人之受邪而有病否者以其色有不一。皮有厚薄。肉有堅脆也少俞言四時各有虚邪賊風在春名爲青風在夏名爲陽風在秋名爲涼風在冬名爲寒風人之色黄皮薄肉弱者。主脾氣不足不能勝春之青風而爲

病木來尅土也色白皮薄肉弱者主肺氣不足不能勝夏之陽風而為病火來尅金也色青皮薄肉弱者主肝氣不足不能勝秋之凉風而為病必金來尅木也色赤皮薄肉弱者主心氣不足不能勝冬之寒風必水來尅火也其所以成病者如此至[illegible]正以色黑而皮厚肉堅者不傷于四時之風者色黑而皮薄肉脆者則傷于長夏之虛風耳長夏者見于六月而與陽風同也亦土能尅水之義耳彼黑色而皮厚肉堅者雖長夏之虛風亦不能傷之也豈特不傷于四時之風哉但色黑而皮厚肉堅者亦有四時而為病必其既

感于風又重感于寒既病于內又感于外如有所病不
　然則未必成病也其異于他色之易病者遠矣
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
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
則恐遇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
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盻恐不能言失氣驚
顏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
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之薄厚肌肉之堅脆緩
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盻於去一刀
　此言人之忍痛不忍痛者以其皮肉有不同而非由于

勇怯之故也。勇士有不忍痛者。見難雖能向前而見痛則止。彼怯士有能忍痛者。其見難雖恐而遇痛則不動也。勇士有忍痛者。見難固不恐而遇痛亦不動。彼怯士之不忍痛者。不分見難與痛。目轉而眄。恐懼不敢出一言。退然失氣。恍然而驚。顏色變甚。至作死作生也。殊不知忍痛者。正以皮厚肉堅且緩也。不忍痛者。正以皮薄肉脆且急也。豈關于勇怯之故哉。

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衡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傍。怒則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膽橫。眥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

勇士之由然者也。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𩩲骬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挺。脇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胸。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此論勇怯之士。所以有不同也。夫所謂勇士者。兩目至深且不轉睛。逃避而甚固。有長衡直揚之勢。內之三焦。紋理橫生。心則端正而直。肝則甚大而堅。膽則汁滿而橫。下怯士不滿而縱則此曰滿而傍者義當為滿而橫也 及其怒也。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膽橫。眥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皆勇士之所

以然也。夫所謂怯士者，外目雖大而不深，明闕相失，轉睛不常也。內之三焦紋理則縱，䯏骬之骨乃短而小，（本經本張云髑骬短弱者心下）肝之系則緩，膽則不滿而縱，腸胃則挺然而不曲，脇下則空而不堅，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胸中，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所以不能久怒，此乃怯士之所以然也。

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慓悍，其入於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于胸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固比于勇士，氣衰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此言怯士得酒而不避勇士之故也蓋酒爲水穀之精熟穀之液（此語又見營衛生會篇）其氣則慓悍故入于胃中則胃脹氣逆胃滿肝浮膽橫斯時方將自比于勇士而不知避之至于酒氣既衰則悔此之謂因酒而悖逆者耳

背腧第五十一（論五藏之腧在背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願聞五藏之腧出于背者岐伯曰背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焦之間心腧在五焦之間膈腧在七焦之間肝腧在九焦之間脾腧在十一焦之間腎腧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

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寫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集當作瞑後世作髒　俞腧輸通用毋無同）

此言五藏之俞可灸不可刺而有補寫之法也五藏之俞皆在于背故背中大腧在杼骨之端大腧者大杼穴也去中行督脉經大椎穴左右各開一寸半其肺俞以中行三椎爲主心俞以中行五椎爲主膈俞以中行七椎爲主肝俞以中行九椎爲主脾俞以中行十一椎爲主腎俞以中行十四椎爲主左右各開中行一寸半挾中行脊骨而計之則相去三寸所故欲得而驗諸穴者乃按其處其中必應之而內痛乃解是乃五藏之各俞穴

也但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故邪氣盛則寫之正氣虛則補之凡以灸火而補之者毋吹其火必待其火之自滅可也以灸火而寫之者當疾吹其火即傳其艾以繼之須其火之速滅可也。

衛氣第五十二

內所論不止衛氣止有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一句今以名篇者揭衛氣之爲要耳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化行物者也其氣內于五藏而外絡支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爲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窮之然其分別

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能知虛石當作實之堅軟者知補瀉之所在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于天下

此言營衛藏府標本之要窮而能得之者可以盡病法而高天下也人有五藏藏精神魂魄賴之以藏人有六府水穀等物賴之以化六府爲表其氣內連于五藏而外則絡于支節人有三焦宗氣積于上焦營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下焦之氣升于中焦以達于上焦而生此衛氣衛氣陽性慓悍行于皮膚分肉之間乃浮而在

外者也故曰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營衛生會篇云衛在脈外）中焦之氣降于下焦而生此營氣營氣陰性精專隨宗氣以行下經隧之中故曰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為營氣（營在脈中）衛氣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營氣周晝夜經以行于十二經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無端運行不息亭亭乎何其理之高且虛也淳淳乎何其理之淵微也孰能窮之然所以分別陰陽諸經者皆有標本（之處）故能分別手足之十二經者必能知病之所生在何經也能候諸經虛實之所在必能知病之為高為下也能知六府之氣往來有衛（氣街有徑[illegible]之街見下文[illegible]足陽明胃經之氣）

知所解所結所契所紹之門戶也（契者合也 紹者繼也）能知病虛之爲軟病實之謂堅者必能知刺法補瀉之所在也凡此者皆以其能知手足六經之標本故耳真能洞察乎此而非天下之所能惑矣前禁服篇云可以爲天下師者此也

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窗籠之前窗籠者耳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腧與舌下兩脉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腧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

人迎頰挾頏顙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腧與舌本也。

此先言足六經之標本也。足太陽膀胱經之本。在于足外跟以上五寸中。即附陽穴。(附陽本在外踝上三寸今曰跟在五寸則踝下至跟有二寸而踝上又三寸則當是附陽穴也)其標在于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即睛明穴睛明左右有二。故曰兩絡。(按本經根結篇言太陽根于至陰結于命門命門者目也如非兼)穴少陽膽經之本。在竅陰之間。(足第四指端去爪甲)標在窗籠之前。窗籠者耳也。即聽宮穴也。(根結篇同)足少陰腎經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即交信穴。其標在于背腎俞穴與舌下兩脈。據根結篇。當是廉泉穴也。

根結篇云少陰根于湧泉結于廉泉

足厥陰肝經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疑是中封穴。標在背之肝俞穴根結篇云厥陰根于大敦結于玉英[illegible]

足陽明胃經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頏顙也陽明根于厲兌結于顙大顙大者鉗耳也

足太陰脾經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疑是三陰交穴。標在背之脾腧與舌本廉泉穴也根結篇云太陰根于隱白結于太倉

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也。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手少陰之本。在銳

骨之端。標在背腧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下三寸也。

此言手六經之標本也。手太陽小腸經之本。在手外踝之後。[疑養老穴]標在命門之上一寸。[疑是督脈命門上即十三椎懸樞] 手少陽三焦經之本。在手小指之四指間上二寸。[當是腋門穴]標在耳後之上角。[當是絲竹空] 手陽明大腸經之本。在肘骨中。[當是曲池穴]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于鉗上。[疑是胃經頭維穴] 手太陰肺經之本。在寸口之中。即太淵穴。標在腋內動脈。即中府穴。 手少陰心經之本。在銳骨之端。即神門穴。標在背之心俞穴。 手心主即手厥陰心包絡經之

本在掌後兩筋之閒即內關穴標在腋下三寸即天池穴

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當作實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

此言治前各經標本之法也凡候于足諸經者在下爲本本虛則厥盛則熱在上爲標標虛則眩盛則熱而且痛故盛者實也當寫之所謂絕其邪氣而止之者是也虛者當補之所謂引其正氣而起之者是也

請言氣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于腦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腧氣在腹者止

之背腧與衝脉于臍左右之動脉者。氣在脛者。止之于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鍼。必先按而在久應于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痛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此言氣行有街。其止有所。而有所刺之法。及所治之病也。首節帝言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户。故以四街言之（本經動輸篇有四街卽此是也）街者。路也。凡氣之行于頭者。止之于腦。氣之行于胷者。止之膺與背腧（胷之兩旁爲膺）氣之行于腹者。止之背俞（背腧係膀胱經凡五藏六府皆有俞）蓋五藏六府在于腹中而其俞穴則在于背也又在前與足陽明

胃經衝脉穴及臍左右之動脉即足陽明胃經之天樞穴也氣之行于足胫者止之于氣衝此即足陽明胃經之氣衝穴一穴而二名者也及足太陽膀胱經之承山穴在腨下一寸及外踝上下皆穴俠尺取此同詳刺以九鍼論第七之毫鍼必先按其處而待之待既久其氣應手乃以鍼刺之其所治者在頭則主頭痛胲作在腹則主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但積痛而可以移之者其病易已若有積而不痛則雖治之亦難已也

論痛第五十三 內有鍼石火爇之痛耐與不耐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

腠理之踈密各不同，其于鍼石火焫之痛何如。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于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于鍼石之痛火焫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焫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焫。黃帝曰：其不耐鍼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于火焫亦然。

此言人于鍼石火焫有耐痛與不耐痛之異也。毒藥之勝與不勝分見末節。鍼石者，也人以石爲鍼也。火焫者，以火人也。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必耐于痛，凡也。火法小皆然。也然耐火焫者，又加以黑色而其小骨夫此人之骨厚

痛。且不耐于痛。凡鍼石火焫皆然也。

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

此言人有同病。而有易已難已之分也。蓋多熱。則邪猶在表。故易已。多寒。則邪入于裏。故難已耳。

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勝平声

此承上文而言人于毒藥。有勝與不勝之異也。

天年第五十四 內以百歲為論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為基。何立而為

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歧伯曰以母為基以父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楯音盾素問移精變氣論云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此言人之始終皆有所以然之故也方其始生賴母以為之基坤道成物也賴父以為之楯陽氣以為捍衛也故失父母之神氣則死若守神氣則生矣

黃帝曰何者為神歧伯曰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

此承上文而言人之所以得神則生也人有血氣皆已融和人有營衛皆已通利心之志為神皆舍于心肝之神為魂肺之神為魄皆已畢具此則人之所以為人而

得此者則生也

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夭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岐伯曰五藏堅固血脈和調肌肉解利皮膚緻密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卒去声

此言人有壽夭生死之殊當觀其壽者而可以推夭者之久是也

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何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隧以長基墻高以方通調營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隧隊同 使去声

此言人之百歲而終者之由也使道者水溝也俗云人中其隧道以長面之地部爲基耳爲蔽爲墻乃高以方營衛之氣皆已通調而面之三里即三部也俗云三停皆已聳起其骨高其肉滿所以百歲乃得終也

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岐伯曰人生十歲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疎榮華頽落髮頗班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滅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

善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悮。九十歲。腎氣焦。四藏經脉空虛。百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

此言人之十歲。至于三十。以漸而盛。四十至于百歲。以漸而衰也。其氣在下。氣盛于足之六經也。趨者。較走更疾矣。步者。較趨更緩矣。坐者。較步似倦矣。至五十歲以後。則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腎者。每十歲而日衰故五十歲肝膽衰。六十歲心氣衰。七十歲脾氣衰。八十歲肺氣衰。九十歲腎氣衰。百歲五藏俱衰。善憂悲者。以心主于憂也。好臥者。衛氣不精也。魄離故。以肺藏魄者

失其故處也言善誤肺主言也腎氣焦者水渴則焦也

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藏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又卑基墻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數中風寒血氣虛脉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數音朔中去声

此言人之中壽而盡者以內虛而外盛也五藏皆脆較之五藏堅固者異也水溝不長較之使道隊以長者異也其鼻孔向外而張鼻爲肺竅肺氣泄矣師傳篇云鼻孔在外膀胱漏泄又肺主氣今肺氣不足故喘息而爲暴疾也基墻甚卑較之基墻高以方者異也脉薄血少而肉脆較之骨

高內淵者異也。數中風寒者，以其血氣虛，脉道不通，所以眞邪相攻而相引也。眞爲正氣，邪爲邪氣也。

黃帝內經靈樞發微卷之六 終